

# 天目山高茗水长

王剑冰

写的鲜活自然史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有天目山“山极高峻，崖岭竦峙，西临峻涧。山上有霜木，皆是数百年树，谓之‘翔凤林’”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收集天目山药材数百种。明代《西天目祖山志》，收录天目山植物 10 大类 123 种。

一进天目山，就如进入了幽深的隧道，天色骤然暗淡。一山的野树，像一个个山大王，统治了这个世界。每棵树都想出人头地，一个昂首向天，结果还是没有一个结果。

浓密的丛林间，不时传出各种鸟鸣，看不到是什么鸟，只从鸣叫声中想象鸟的大小。实际上也是不准确的。有的鸟儿身形不大，叫声却十分嘹亮，有的声带浑厚，音域宽广，完全一派老旦花腔。等到猛然发现它的模样，会哑然而笑，原来如此高看了它。路过竹林时，竟然发现一只只翎毛华丽的白鹇悠闲散步。还有幽鹛，在猛然出现的空间抖翅而起。

树大都上了年纪，但仍然魅力四射。树干上泛着绿苔，如包浆一般。李白仰望过的树，今天还让人仰望着。林木深处，有的树干粗壮得像一尊佛，只看到佛身的一部分，再望就望不到了，一个个的惊叹与尖叫，顺着树窜上去。

天目千重秀，灵山十里深。大树是天目山的象征。银杏、柳杉、铁木、金钱松拔地而起，大自然在此营造出一个举世闻名的“大树王国”。

西天目山上，老殿下方的一棵柳杉，有 13 层楼那么高，要五六个人拉手才能围得起来。相传乾隆慕名来到天目山，高兴地封这棵柳杉为“大树王”。

在海拔 960 米的悬崖峭壁上，还生长着一株中生代子遗植物——天目山银杏，这是杭州最古老的树。奇妙的是，老树怀中有着不同年代长出的新根秀枝，可谓是老、壮、青、少、幼共

济一堂，因而被称为“五世同堂”。

据说，天目山有三人以上合抱的大树 400 余株，最高的金钱松达 60 余米，独以“天目”命名的动植物就有 85 种，其中天目铁木，全球仅天目山遗存 5 株，被称为“地球独生子”。

林木是如此密集，一头猛兽跑进来，也不敢横冲直撞，否则会撞断头颈，遗恨终生。连雨都不知如何是好，阵雨不起作用，就换蒙蒙细雨，一点点地灌缝，这才让下面的绿草开心，开心了就把花打开，把蘑菇打开。生存法则在天目山也一样。

溪水从花草下渗入，而后流入峪谷，声音像鸟儿一样欢鸣。

溪水澈得可以明目。果然就有洗目池，池里的水真叫一个清，望着就像是一池眼药水，眼药水还是药，而这就是水。谁到了这里，看到这池汪汪的清水，都会忍不住去撩起一把，感觉立时不一样，那个透爽，那个清明。

再往下流，就让苏轼发现了秘密，有秀丽的女子在画眉，镜子便是这溪水。光着的脚丫雪样的白，却也是这水泡出来。山野的女子天生丽质，丽质的秘密都在这里。

## 三

想起 3.5 亿年前，天目山所在还是一片汪洋，而今天天目山的千姿百态，仍旧是那片波澜起伏的回应。

天目山孕育了天目山人，他们靠山而居，依水而生，代代传承，掩映在绿林深处的一座座白墙灰瓦的小房子，透出他们的纯粹、安逸与自由、自在。这是先人和我们相通的生活目标，抑或是“临安”二字的所在。

进入天目山中的月亮桥村，就听到了一种沉郁婉转的音声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“天目尺八”。据说这天目尺八在宋代就由虚竹和尚

带入了日本。天目山为江南宗教名山，在其中游，总能看到绿树掩映中的金角黄椽。乾隆于公元 1751 年和 1784 年两次南巡，都登临天目山览胜，先后赐禅源寺御笔木刻《心经》一卷，石刻《无量寿经》两卷。

月亮桥村有座石拱桥，横跨双清溪，历时千年，几经修葺。据传，当年乾隆一行曾歇脚月亮桥，于桥亭邀风吟月，不思归去。待夕阳西下，饥渴来袭，忽有香味于亭畔巷子飘出，便闻香寻访。见一村妇正在烤煎洋芋，不觉口舌生津。待农妇起锅，乾隆爷连吃了好几个。

我看到了天目木叶盏，原来这种黑釉的木叶盏就是在天目山中烧制，村里人领着我们转，手指着一个地方说，那里还有月亮桥村未发掘的窑址。这种精美的木叶盏，完全利用了天目山的土及天目山的水，以山柴文火烧制而成。

车子在盘旋，朝下望去，阡陌间红红绿绿的一片。不由想起钱镠那“艳称千古”的名句。钱镠的王妃每年寒食节都回临安省亲。这年春天，王妃探亲尚未归来。钱镠便写了一封信送人送去，其中有句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，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欣爱的感情。是的，江南的田间，从来都是令人动心的。

《临安县志》载：“天目峰高茗水寒，钱王肇迹自临安”，在动荡不安的五代乱世，钱镠平息两浙战乱，维护地方安宁，带动一方繁荣，被范仲淹称为“东南重望，吴越福星”。一路上，总有人在说着钱镠的故事。

临安的天目山，有着生机勃勃的气象。我上了天目山，会不会给我一副天眼？但我知道，从天目山下来，双目竟然那么清澈，而且心境打开，心绪不再茫然。这或许，就是天目的能量吧。

## 踏歌行

# 另一条河流

王伟卫

我们结伴而来，  
预留足够的容量，  
只为一场对饮。

进门，三道茶。  
这好客的茶水，是水乡多汁的方言。  
恍如捞起人间烟火味，  
在埠头的石阶上，聊起家常。  
杯子烫，也不肯放手。

我们聊起田园儿女，  
聊到兄弟争孝，聊到石牌头的那块石头。  
尽孝石已沉入岁月的河底，  
而故事还在流传。

蚕桑之乡的人，对吐丝结茧，习以为常。

在东王村，我们不再虚构相逢，  
芦苇的河湾，也有人照顾。  
清澈和湿润，对应着含辛茹苦。

我们遇见的一株植物，也有少女的名字：  
红蓼。她就是酒曲的主角。

稻米遇见红蓼，大自然朴实的姻缘，

酿造出非遗的甜意。

一低头的柔绵，是你和我，

不想说出的留白。

无非斟满，再干……

酒香，是流经东王村的另一条河流。  
两岸万物安居乐业，  
一半流向太湖，一半流往明天。

## 风物志

# 喜“捉”蒲葵扇

张晓红

夏天，我喜欢执扇在手中，是一把俗称“芭蕉扇”的蒲葵扇。团团扁圆的扇面，好像宜兴泥娃娃胖乎乎、肉鼓鼓又是萌萌哒的那个面腮儿。

从前夏天，乡间老太太们多喜手执一把扇。这一把扇，就是最普通而常见的蒲葵扇。说起来，蒲葵扇也是个雅物。古人对其喜爱之，多有文人为其赋诗咏诵。使用蒲葵扇，古人喜用“捉”这个动词。

清人曹寅在《葵扇》诗中说：“束带那容不受尘，放衙天许作闲身。老槐门巷风犹昔，来捉蒲葵得几人。”夏天闲来无事，“捉”把扇子乘乘凉，是多么惬意的事！

宋代的王安石也有诗写道：“千秋陇东月，长照西湖岸。岂无华屋处，亦捉蒲葵簾。”

但捉蒲葵扇最早出名的是东晋时的谢安。据《晋书·谢安传》载：有一次，谢安的乡人返乡，无归资。唯有五万把蒲葵扇，时为滞货，谢安乃取一扇捉之。于是京都士庶竟而慕之，增价数倍。五万把蒲葵扇经谢安一捉，名人的广告效应就出来了，很快销售一空，乡人的归资也就有了。

后来也就有了唐代两位诗人，一位是雍裕之有《题蒲葵扇》的诗：“倾心曾向日，在手幸摇风。羡尔逢提握，知名自谢公。”

另一位唐诗人孙元晏是这样写的：“抛舍东山岁月遥，几施经略挫雄豪。若非名德喧寰宇，争得蒲葵价数高。”咏的都是与谢安捉扇卖扇有关。

还有名人白居易、范成大、徐文长等，都也写过咏蒲葵扇的诗。

然而，这个扇，还真不单单是诗中可咏的雅物，实用价值大着哪！乡间的老太太们，在门口道地乘风凉，挤挤挨挨地看过去，捉在手中的都是蒲葵扇。从前，道地边紧挨着稻田和自家三分地的豆棚瓜架。蚊虫和知名的叮咬人肌肤起红大包的小虫儿们，都会闻讯翩翩而来。非得把大大的蒲葵扇“啪啦啦”地扑将下去，虫儿们吃到苦头，才会飞散而逃。

那些个在河埠头和大树旁疯跑疯闹的小毛孩们，也会一身汗水淋漓地跑到阿娘身边来，倚着膝头而歇。唯有这把大扇猛地扇，“呱哒、呱哒”地扇，方能把小毛孩的汗水扇干，热气散掉。

遇有萤火虫飞来了，赶快抢过阿娘手中的扇子，去扑打萤火虫，捉进白白瓶子里，当手电筒。轻罗小扇扑流萤，那是杜牧先生诗意图象。他没来过乡间，没扑过萤火虫吧！轻罗小扇是个啥？小姐手中的玩物。说不准萤火虫没扑下，小扇儿扇骨散架，早不成扇形。也只有大大的蒲葵扇才带劲，才能把萤火虫扑得多，在瓶子上捉满。

瘦伶伶的房东婆婆，天热了，总是穿着一身轻薄透风的旧的香云纱衫裤，手捉超大的蒲葵扇，拍打着瘦秀竹竿儿般的身子，啪嗒作响。尤为丰满的泛着幽幽炒米黄色亮光的大大的蒲葵扇，与她穿着黑黝黝薄衫的瘦身子形成鲜明对比。婆婆又喜欢把捉扇的手，朝前招呼着一帮农家小毛孩，来听故事噢！

我母亲也喜欢使用一把大大的敦实扁圆的蒲葵扇。她用淡米色的绸布条把扇沿缝缀得结结实实。小时候，调皮的大弟在扇面上画了一个大眼睛的雪人娃娃，几朵雪花，还写了“妈妈的扇”几个稚拙的字。这把蒲葵扇，细致的母亲一直在用，用了许多年。年轻时的母亲，忙完家务，喜欢捉着这把扇子，独自静静地看书习字。晚上，弟弟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捉萤火虫，拿着母亲的蒲葵扇去扑打，疯跑得一身汗水了，才肯回到乘风凉的母亲身边，把扇子还给母亲，要母亲给他扇凉，在阵阵幽凉的清风中打起了瞌睡。而母亲，则悄悄地把弟弟捉在瓶子里的萤火虫，轻轻地放在豆棚瓜架下。

母亲晚年，常常把这扇举至头顶，兼作遮阳小伞，去邻家老太太处聊天解闷，消磨儿女不在身边的寂寞光阴。

这一把扇子，现在在我手中，每当我拍打着驱蚊虫或扇来凉风，心头竟涌上来一份苍凉沧桑的况味。而物之不朽，也可以让人留情，有着值得回忆的纪念。

# 运河边的古城

沈若尘

四明山北麓百里平畴上的璀璨明珠。古城启文、百云、通泽、镇武、靖海五城门和条石垒砌的雄伟城墙、门楼、烽火台，说起来总能让今人啧啧称道。古城墙和五城门今天已不复存在。不过，遗存在古址之上的城墙夯土堆和些许古城墙遗迹，一样饱含着历史沧桑，如巨大而深沉的印记，早已铭刻在古城人们的心坎里。很多时候，这些过往的事物，依然会言之凿凿地显露在人们晨昏的谈吐之中。

“夏气出山云莽莽，晴烟归壑水浪浪。”

城外有群山环抱，城内“因山为隍”，山下有田地、流水；西南、西北有长者山、布谷岭犄角对峙；城墙蜿蜒于长者、布谷之上，城中、城北两支运河，流水汤汤，晴雨变幻，山环水绕，气象万千。

小时候，常常可以听到老一辈人称道：“关起城门，靠城里的水土田地生活，一两年内，城里是饿不死人的。”言语当中，尽管有些夸张，但是小城人们的自豪感却是显而易见的。

我缓步独行在古城的青石板长街上。穿过启文门大牌坊，徒步不过百米，登上久违的九狮桥，站立在桥顶平台上，向四周瞭望，向运河俯瞰。在桨声灯影里流淌了 1600 多个春秋的运河依然默默地在桥下涌动；宋、元时期的青石桥历尽沧桑，却岿然依旧。猛然觉得自己登临的这座桥既熟悉而又陌生。说熟悉，那是因为在这座桥的北边，是给我人生启蒙的小学校。它的前身是创建于清道光年间的经正书院。后改为上虞县立第一高等小学。这也是近现代史上，上虞开先河的第一所具有新时代风气、新思想、新文化意义的新型学校。近现代出类拔萃的贤名士胡愈

之、范寿康、吴觉农、王一飞、叶天底等，都是从这所学校起步，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。在九狮桥头，每当下午放学之际，总少不了群群活蹦乱跳的学生仔过往，如乳燕阳雀，叽叽喳喳，桥上桥下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活力。说陌生，几十年过去，世事也在改变，耳边已听不到随风传来琅琅的读书声，桥上，除了几个摆着甫士扮靓的拍照的人，桥面上行走的人不是很多。正在

好奇的时候，桥边散步的一位老人，定定地站立，好像是见到了我，自解自叹地说：“你看，这座桥高不高？上个桥像爬座山一样。”他把我当成古城的游客。

“我听说过，这桥有 20 多级，差不多 4 米高吧！”我感激老者的热情。

现在的年轻人，娇嫩得很，进出门开的都是小车，谁还吃力兮兮来爬这种桥！所以走桥的人已经不多了。”老人说的是现状。

我不是古城的游客，而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。从表面上看古城，地处江南水乡，粉墙曜日，青山黛绿，流水汤汤，充盈着水墨山水之美。走进古城，踏上青石板铺成的街巷，站在幽暗的雨檐下，看着细纷纷的雨丝化作屋檐水，不紧不慢地，有节奏地，一滴一滴敲打着脚下的青石板路面。仿佛在细数曾经有过的一切，却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。抬眼看着古街鳞次栉比的建筑，每一次，都会给我恍若穿越时空的感觉，仿佛思绪正在渗入古城的幽深，向历史的纵深一步步下沉。

古城是有故事的，运河两岸，巷弄深深，每一条巷弄都有动人的故事。

从九曲弄这一并不起眼的小弄进去，可以通达老城隍庙、大小庙弄、马园、县前街、老

县政府（县署）。这一区块是古运河北翼古县城时代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带。

因为台门多，小巷围着台门转，以致小巷有了九曲之美誉。缓缓步入九曲弄，踏着湿润、温软、泛着暗褐光亮的青石板路前行，小巷两边的粉墙，爬满了潮湿的苔藓，闪着苍凉的暗绿。围墙高高，庭院深深。青石板铺成的台门小院和天井，独居一方，幽静、怡然，乐趣无穷。

“曾记得，当年京口初相逢，但见你骨骼魁伟胆略雄……”从小巷边的小竹园里飘出一阵悠扬的越剧声腔，听起来是在播放越剧名伶方亚芬的袁派《双烈记》梁红玉的唱词。

优美、动听。给宁静的小巷带来几分别致、优雅、祥和的气氛，羡慕之心油然而生。

都说古城是山水之城，不出城郭可获山水之怡，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。果然名不虚传。

与九曲弄首尾相连的是古城素有台门群之称的小庙弄。古县衙近在咫尺，这里是古县城最为显赫的黄金地段。居住在周围的多是权贵、富绅、名士。县前街 28 号，是晚清举人、“春晖三贤”王佐的府邸，他也在小庙弄作为后门开出了王家台门。

最值得称道的是小庙弄六号王家台门。这里是革命先烈王一飞的故居。

王一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，1927 年 10 月受中共中央委派，改组湖南省委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，1928 年 1 月，不幸被叛徒出卖而被捕遇难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。

古城，他没有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放，也值得后人聆听；他虽然不及弹奏“小桥流水”般婉约动人，且也常常令人陶醉。

古城，他没有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放，也值得后人聆听；他虽然不及弹奏“小桥流水”般婉约动人，且也常常令人陶醉。

油画与综合材料绘画《西湖梦寻·宝石流霞》任逸 作

